


黑色的星期天

李辉英





黑色的
星期天

李辉英

花城出版社

黑色的星期天

李辉英

花城出版社出版

(广州大沙头四马路)

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

吉安地区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9.25印张 2插页 182,000字

1984年1月第1版 1984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121,500册

书号 10261·295 定价 0.88元



作者像（一九七一年春夏之交摄于香港）

内 容 提 要

李辉英，香港著名作家，从事文学创作和研究，已逾五十年，著述颇丰。《黑色的星期天》是作者新近结集的短篇小说集，共收入十七篇。这些作品，以现实主义的手法，以明快锐利而又幽默的笔调，多方面描绘香港社会生活，尤其通过对爱情、婚姻、家庭的描写，真实地揭示了香港市民的喜怒哀乐，深刻地展现了香港现实社会的复杂性，赞颂真善美，鞭挞假丑恶。

★

目 次

序	1
□ 第一个雇主	5
□ 时代的烙印	26
□ 三姊妹	47
□ “嘻嘻!嘻嘻!”	68
□ 银色的梦	89
□ 黑色的星期天	101
□ 男女关系	121
□ 太太打牌去了	142
□ 各有巧妙不同	159
□ 第一次登台	177
□ 说故事人的故事	190
□ 香港婚姻悲喜剧	207
□ 大将军	225
□ 黄巧妹	238
□ 卓见	256
□ 海滨的故事	269
□ 亚秀	282

序

我于一九五〇年秋来到香港，在北角区的“明园公寓”里停下了行脚。首要的事情，便是设法谋求一份职业，藉此维持生活。由于言语的隔阂，无法敲开职业的大门，自是意料中事，百般无奈，只得重做冯妇，拣起老行档来对付一下，反正是不能在繁华的岛上做个饿殍。如今计算起来，已然过去了三十二个寒暑了，于不留意中添上了一头白发。人生有几个三十二年？我诚坦的说，我——老了。

初来时，有机会写些短篇小说，然后拿到报刊上发表，但据说短篇小说并不吃香，有之则属于聊备一格，但对我说，倒是不谋而合，正中下怀。传说当地的读者，把阅读的兴趣放在长篇连载上，篇幅长一点没有关系，反正可以向前追踪下去就行；不象短篇小说，一题一个收结，令人不胜其烦。讲到出版，长篇还可以商量，短篇则高挂免战牌，使人感到了遗憾。

其实我个人却有个如意算盘，香港——不妨称之为东方的纽约，是个极为复杂的地方，你面对着一面大的布景板，该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题材，我将效仿欧·亨利的写纽约

而写香港，你说行不行？行！更何况我原本就对欧·亨利有着偏好！对于外国作家，其实我也曾喜欢过契诃夫，他的短篇小说象《打赌》、《在消夏别墅》、《一件艺术品》等篇，至今不能忘怀。同一时期我也喜欢过莫泊桑，对于他的《项链》、《一条绳子》、《羊脂球》等篇，到现在还能回想到七七八八的情节。契诃夫运笔节约，文字尖锐，语语刻在人们的心上。莫泊桑文辞明确，描写生动，风格独具。且让我重复一下，我更喜欢欧·亨利，他的短篇小说如《麦琪的礼物》、《最后一叶》、《警察和赞美诗》等篇，给我留下特别的爱好。在我的天平上，上列三位作家的分量，摆的是同样的砝码。

就这样，我写起以香港为背景的短篇小说来，娱人兼以自娱。日积月累，竟然有了少许的存货，先后出版了两个集子——《牵狗的太太》和《名流》，至于这集《黑色的星期天》，可以说是《名流》的姊妹篇，是一集反映现实的作品，由于发掘得还不十分深入，有些表面现象的描绘，一点儿也不出奇。不象欧·亨利的作品，反映面既颇为广泛，作品尤有深度，艺术成就高，加以内容多彩多姿，颇能令人神往。请容我打岔一下，一个写作者，面对有生的余年，除了勤奋工作外，走不出第二条道来。条条大路通罗马，条条大路通写作，如能多多的努力，就算力不从心，也比半途而废强，人们说：“尽心焉而已”。我已经尽了心，千万别再强求，问题在于你不能白白虚掷了宝贵的时间，吃后悔药。我愿意为“老当益壮”的说法而欢呼，且以此自勉希望对人类社会能有哪

怕是一点一滴的贡献才好。

人只有自己老了，才体会出老的可悲，才体会出老的可贵，那因为来日无多，生命的延续决不会因为体恤了你，而拉长了这一段的距离，接班人早已排好了队形，随时随地准备出场，补上空缺。长江后浪推前浪，世上新人换旧人，老朽换新苗，当仁不让，正是理所当然。想恋栈么，那是不合科学规律的幻想。

话说回来，人来到了这个世界上，免不了尝些酸甜苦辣的滋味的。且投身一座大洪炉中锻炼罢，成鬼成神那要看你的奋斗。有一天当你悄悄的闭上了双眼，停止了呼吸，便到了你结束一生的时候。你去了，去到了另外的一个世界，人世上的恩恩怨怨，全都一笔勾销，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，你还有什么遗憾？

我老了，可悲也罢，可贵也罢，我愿意在这个空间里，衷心的握紧笔管，老当益壮的写下去，写下去。……

一九八二年十二月十二日，李辉英于香港。



第一个雇主

大学入学试放榜了，报纸上登载出名单，很侥幸，我竟是榜上有名的一个。你简直不知道，我是在密麻麻的人名中，找寻了三遍之后，才找到我的名字的。原来是第一遍看完了，看不见自己的名字，接着看第二遍，仍然获得同一的结果，第三遍再看的时候，你想还能有多少勇气？名落孙山，看来是已成定局了，心里面不免扑通通地跳了起来，十五只吊桶七上八下：完了，完了，升大的梦破碎了。……

但我也终于有些不服气，因为根据我平日在校的成绩，是个优等生，会考时我有三优两良，师长们都说如果我大学入学试不能录取，别的同学更不敢寄望了。话虽然这么说，关键却在于临场的状态。如果临场的当时，慌了手脚，或是心神不集中，甚至于再加上个考题出了冷门，自己没有学过，再不然学过也忘了，那只有喝下那杯失败的苦水算数。可是我自己掂量一下，所有不同科目的考题，对我都不陌生，自

觉全都答得有里有表的，绝非离题太远，这把握，我是从考完之后就已握个八九不离十了。自然，阅卷的先生如果失了水准，委屈了我也未必没有可能，那就只有自认倒楣了。

俗话说：忙中有错。这话可真有道理。我就是这么慌慌张张地把自己的名字当做过眼云烟一般地放过了，却要等第三遍小小心心地再看回来时，这才发现出来：“好，”我埋怨道，“你却躲在这儿，累得我好苦。”

名字找到了，我却觉得这还是自己的侥幸。既然侥幸地榜上有名，我也就兴冲冲地准备起后事来。妈自然替我高兴，弟弟也替我拍手祝贺，就是住在医院里养病的爸爸，也会因为听到这消息而大感安慰的。

妈说好是好，足以证明自己的女儿没有辜负爸妈的期望，不过，这笔学费、书费怎样的去筹措，恐怕也要伤伤脑筋的。不错，说到了家里的经济条件，确是一个严重的问题。自从爸爸卧床住院以来，不知不觉间过了三个寒暑，家里的进账除了妈那一份私校教员微薄的待遇维持全家生活外，处处都已显出了捉襟见肘，怎样能供给我上大学，甚而念完大学，看来就先得画个问号。

“兰，”妈说，兰是我的乳名，她叫惯了，从不呼叫我的学名。“照我看，如果你想顺利地念完四年大学，除了去找王班二叔说说人情，恐怕再无别的更好办法。唉！……”唉了一声，妈跟着转过去五十二岁带有一些皱褶的、愁苦的脸面，痴痴地望向窗外远远的蓝天，仿佛那蓝天之上才会给她一个满意的答案似的。

我没有出声，也望着窗外远方的蓝天。蓝天的上面飘过来一抹白云。那白云，象一面白纱，象妈结婚照像上所披的白纱。我看看壁上悬挂的爸妈结婚照像，再看看眼前的妈，三十年的岁月，妈毕竟显得苍老了。

我对于妈说及的王班二叔没有及时地反应，那是另有一番想法的，特别是当爸爸住院尚未取得他的同意的时候，我更不愿轻易表示意见。因为爸爸对于王班二叔怀有一种无法调和的成见。仔细想想，也真怪不得爸爸，我是爸爸也会跟他采取同一行动的。王班二叔跟爸爸是亲兄弟，是爸爸从小把他带大的，供他上学，替他找工作，两弟兄本来和乐融融的，哪里想得到二叔一结婚就全变了。二婶是二叔服务那间进出口行老板的千金，家大业大是她的优厚条件，跛了一条腿应该是个不小的遗憾。年纪比二叔大五岁。这其实也无关紧要，重要的是颀预任性，连她父母都得让她三分。二叔一来贪图对方的家财，二来贪图结婚之后就可以出任那间出入口行的经理兼厂长，所以欣然地答应了这件婚事。爸爸反对，请二叔考虑，二叔不但不接受，并且带着愤然的语气说道：

“我已经三十岁了，什么事都可以自主了。再说我已经答应了别人，怎好反悔！你如果不同意，结婚的时候不来算了。”

爸爸没有想到忠言逆耳，止不住倒吸了一口长气，久久地注视着对方不悦的脸面，真想伸出手去狠狠地打个嘴巴才算解了恨。可是爸爸没有这么做，把倒吸的一口气吁了出来，慢慢地说道：

“不错，你可以自主了，是我的错，不该说你扫兴的话。现在，我倒想问问你，你结婚的时候，到底希望不希望我去？”

“没有你，看我结不结得婚！老实你不来才好呢！”

“好啦，我知道了，你走你的。将军不下马——各自奔前程。”

二叔的婚礼，爸妈都没有参加。本来还有转旋的余地，那就是过年时的拜年了，谁知道二叔二婶过年都不来拜年，两兄弟竟如陌生人一样，爸爸一气之下，下了决心，便割断了来往。这段事是爸爸等我跟弟弟稍稍懂得人事的时候才讲出来的，爸爸并且感慨万端地说：

“记住，在任何情况下，也别想到去找你们的王班二叔，别看他现在当了大经理，当了厂长。”

爸爸讲的话，和这一段过往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而且我认为二叔理屈，爸爸对。又加上二叔有了钱，也就有了外遇，和二婶之间时常打闹，有一次竟然闹上了法院，登了报纸，这样的人，老实我也没有求见他的兴趣。但妈妈的关心，却也不能不给个回答的，我三斟四酌后，终于陪着笑脸说：

“妈，我们慢慢看，也许有别的法子想得出来的。王班二叔那方面，等见了爸爸先跟他请示一下再说好吗？”

“见爸爸请示，他一定不会答应的。”妈把原本望着远天的皱褶的脸面转过来，伸出两手捧起我的面孔。“兰，你都是个苦命人。妈没有念过大学，就象缺了些什么，你考上了，进不去，多么焦人。”

“也许为了我，爸爸会答应的，”我安慰妈，把脸面埋入她的胸前，眼睛潮湿了。“那时候，我再去求二叔。”

可是跟着侥幸的录取，却迎来一个重大的不幸：爸爸因为心脏病的突然发作，竟在医院里过世了。真的应了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的那一句话。草草地入了殓，王班二叔仍然没有见面，人活着记仇，死了也就算了，同胞手足，竟然绝情到这种地步，妈真的寒心到极点。

但妈愈悲伤，反而愈坚决了，她一方面表示绝不对二叔存有任何的幻想，一方面果断地说：

“想办法，天无绝人之路，兰！你升大学的事，一定得实现，别叫你二叔瞧薄了。我看，你试试去找个家庭补习教师做做，也许可以找到一些进账呢。”

二

妈叫我去找家庭教师做，说起来也是无可奈何的事，但得有一线希望，决不出此一着的，因为她一向不主张我做这工作，生怕因此影响了我的学业。现在是事不得已，她才想出了这个办法。这办法，我倒觉得可以试试。

于是打开日报，拼命地翻着征聘的小广告。小广告版五花八门，热闹极了，共同点是提出的要求苛，付给的报酬薄，自然很难令人感到满意的。不过我却也发现到一条特别的征聘。聘请一位家庭女教师，补小五小六全科，学生两名，每日两小时，说明条件优厚，先经电话约谈，谈妥后携证件见

工。地点是半山区。我把这条广告圈上了红圈，推给妈看。

妈鼓励我不妨试试。她说也不妨再托当过家庭教师的同学们介绍，双管齐下，慢慢地设法，有志者不会不成事的。

“妈这么说，我就拨电话试试。”

电话拨通了，接听电话的人大约是个女佣人，她叫我等等，说是叫太太来听电话，就可以知道怎样了。我的心里伏上一阵大学入学试初入试场时的惊恐，生怕事情讲不成功；又因为不知这位太太是位什么样的人，担心话不投机，便又坏了事情。如果她即刻来，搭上话，这份担心也就没有可能了。大约足足过去了五分钟的样子，对方的这位太太才通了话。她先开口问：

“贵姓？”

“姓王，”我答，然后反问道，“请问您贵姓？”

“我是王太，也姓王。”

“王太太，”我赶忙接下去说，“打搅您了，看见报上的广告，想来应征那份家庭教师的工作，所以，……”

“所以才拨电话的，”王太太抢着说，“听王小姐的声音，倒是音色很美，这是我选择家庭教师的重要条件；此外，还得再看才貌，那就有待面试了。因为家庭教师貌似无盐，影响我的子女学习的情绪，才识不过人，也不足以教学。王小姐自认才识都好，可以在半小时内来见我，我的家住在××道三十三号八楼。给你一分钟的考虑，你再答复我。”

听王太太这种桀骜不驯的口气，我其实已经倒了胃口，马上引出一种反胃的将要呕吐的感觉。尤其她用声音、像貌、

才学取人的标准，有两种都是全无理由的胡闹，亘古未闻。说到自己的才识，虽不敢说高人头地吧，却已经考取了大学入学试，教教小学五六年级全科的功课，如果再不能胜任，便只有天知道了。讲到相貌姿色，那可就很难说了，个人的审美眼光不同，难得人家看你对眼才行，我自比西施王嫱又有什么用？想了一下，觉得这样的雇主选人标准不大妥当，索性回绝算了，免得见面后，万一遭受她的羞辱，听她的冷言冷语，那多么的没趣儿？事理诚然不错，但我一时又为这份工作所引诱，谦虚点说有些儿舍不得放弃，坦率点说我又想做个大胆的冒险，就这样我还是在一分钟的限度未到的时候，就爽爽快快地以轻松的语调回答她去面试了。

为了赶这段路，我搭上了三路巴士，坐在车上心的跳动好象正和马达声在竞赛，半天半晌地不停。车上坐了些什么人，我全没有看清楚，人们说了些什么张家长李家短，也进不了我的耳朵，我的头脑中时刻不离的便是这位王太太是位什么样的人？

好在妈也全力支持我，叫我去试试。她还说我的姿色，早已具备了叫一般女人看起来会有好印象的条件。只要我见人时，心理上能够持之以镇定，不露出捉襟见肘的尴尬像，按理也就八下只差一撇半撇了。妈的支持，等于是吃下了一颗定心丸，使我终于把忐忑不安的心压下去，安安心心地下了巴士，镇镇定定地找到地方，以绝不显露半点慌张的神态，伸手按响了王太太的门铃，这期间一共用去了二十五分钟。

那是一座半山区的多层大厦，门口的看门人穿着制服，